癸巳類稿

癸巳類稿卷三

黟俞正燮理初

鄉興賢能論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爲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爲鄉吏也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爲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職秩尊非近職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爲僕者漢卿諸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屬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羈、（左傳昭公七年）鞏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爽、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爲變者、必假聖人以定衆志、孔子仕魯、游至司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仲舒云、天欲魯以孔子代三家、災兩觀桓僖宮亳社以示之、意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爲大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啟之也、漢立國久、豪族多役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

中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法如是非弊也周人安之而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覘觀者多也九品所定沿至於唐自漢至唐科目多矣大權美仕俱在豪族任豪族而以功臣子弟間之議選舉者徒毛舉細故而無敢昌言奪世家豪族之權者奪世家豪族之權事必有不忍言者非君子之所為也然而毛舉細故又無益於事也夫不能善變者必以不善變之肆行屠殺奪世家豪族之權以啟選舉之途者朱溫也宋初無豪族則不必用功臣間之又鑒於曹魏至陳宇文周至郭周之選舉也則並不用功臣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而重其侍從官之蔭其制出於藉朱梁之勢以盡反乎太古之所為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為不達況引周事以難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誼矣然則宋已後亦有豪族能安之而古人不能

安何也。古習為固有，今不敢冀其所無也。周用功臣，魏後必兼用豪族者何也。書多士篇殷族言湯用夏族，迪簡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許殷邑胥伯小大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勝國之臣不得豪也。魏以後禪受，則並其臣受之。彼有鑒於王莽敗漢族之即敗也，故南族由晉北族由魏，而皆上溯漢臣衣冠之名。禪受之君不得與也，彼固有所挾也。又使與功臣相牽制，則隱忍以為固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興之為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周官庶子義

周官庶子非諸子也天官宮伯職云王宮士庶子外饔職酒正職云饗士庶子夏官司士職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象胥職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夏官大僕職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秋官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公眡上公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象胥言王之大事必自國都目之其庶子必國都朝大夫之庶子在府史下者儀禮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阼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之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在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

人注云或曰庶子此鄭氏用文王世子及燕義葢諸子庶子名
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
諸子通此一庶子也諸子庶子可名官者如五代小底都指揮
不得謂凡小底皆是都指揮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
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燕義但見庶子之名漫衍博
引乃漢世俗儒之義不足據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
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下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
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
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得饗爲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
子官無涉作燕義者謬牽合之耳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太宰
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佯愛於御史內儲
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

叅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强此漢人所謂童騎梁書沈瑀傳所謂縣僮五代遼金元人所謂孩兒班寢殿小底著戸郎君及諸王以下祗候小底明所謂門子今所謂小茶房乃周官儀禮之正名庶子也史記扁鵲列傳云號門下中庶子蒞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索隱引夏官諸子文王世子二文證之如此則周天子官何得云公叔痤中庶子也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云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如朝大夫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實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

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此謂國之朝大夫也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此謂都之朝大夫也其職云惟大事弗因謂君長自有朝覲會同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其職云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謂朝大夫從軍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者非也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行此令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纓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文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不獨此也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墨子所謂聖王時當有

夏商方策可據法曰毋敢知亦古令云後十年則墨子親見周時有三十二十之令曲禮內則穀梁以爲禮制經師不能知古事也大戴禮本命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以五十三十參差之數知周令亦實有三十二十參差之數又通計天下三十年爲一世凡此者皆爲民也說三十二十之義者本命云中古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白虎通嫁娶云男三十女二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禮昏義正義異義引大戴說云男三十女二十合五十應大衍之數說文云男自子左行三十女自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許注淮南氾論訓亦同又禮說三十任爲父二十任爲母而男自冠至娶十年女自笄至嫁五年更不相

值廬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爲昏烟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尉時爲民之令不通於古令不違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素問上古天眞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泰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詩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廿六十四足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爲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能通乎此事事夫養子則王肅造此二書其言必十五以往聖人豈有此語辨正論九箴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四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歟禮注三十任爲父二十任爲母國君夫人將不任爲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慎說貴人何不立於巳以三十爲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君早娶爲重嗣續聖王何得不重民嗣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二十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罰此令矣何以知不逮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爲禮制昏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是惟通經故敢非聖案詩幽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姒嗣生武王是二人同母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國君

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淵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子六歲又云梁鱣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王肅所僞造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衆經皆滯以喪服緦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謂姑姊爲衍矣何以言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堯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書曰有鰥則唐以三十爲太過常法以二十爲極也周時以三十其後亦以二十韓非子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

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
故皆曰令漢書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
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其制女十五不嫁即五算視周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
媼年十四爲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
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貴賤人女皆十四嫁晉
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
書食貨志云晉至陳制女以嫁者爲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
爲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轡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
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
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
者州縣以禮聘娶鄉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

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畜中有妄人如王莽考論五經定嫁娶之類至是詔後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強論以推女子之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儒生拘於經文苟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五十九娶者其妻當在何歲而疑爲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衡齊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張設未必奉行也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漢書王吉傳云夫婦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鄭司農注大宗伯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由王之說精化既通而遲其嫁娶則教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佚以不嫁娶防之則淫佚益甚是知三

十二十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爲禮制則徼其原義宜不能通也
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
二十爲極男精化遲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爲極襄九年左
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雜記
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
笄而不爲殤僖九年公羊穀梁並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
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萬民是
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爲極庶
民以三十爲極女子則告以二十爲極執婦人之禮與奔者不
禁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
三十之男或七十爲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
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

所極非比校年數也經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經不思媒氏
一官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娶書其娶又聽男女陰
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
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

士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媵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加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媵沃壻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禮不下堂當從敖繼公言御沃媵盥媵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壻與婦盥耳媵御何故盥故不通也士昏禮贊者徹尊冪（从巾从冥）方氏云婦人禮不下堂此贊者爲男子以子弟及昔成畢屬爲之按經云贊設醬菹俎魚腊贊設黍稷湆對醬贊啟會谷贊告具贊爾黍授肺脊贊酳主人酳婦贊酌入戶坐祭卒爵贊酳媵御今方云婦人不下堂擇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媵御輩雖之閒不合禮也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媵御下堂又其時舉鼎匕俎者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墉下谷冪則舉尊冪

在堂上室中何得豫慮婢使下堂而使他男子摩肩切躋修好於室中讀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人贊

醴婦取脯義

士昏禮醴婦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也媵外送婦者下有饗送者是也取脯注云親徹則非也下饗婦婦不親徹不廢此醴親徹一恭一倨士冠禮醴冠者取脯見於母醮用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敖繼公集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儀賓取脯賜鍾人於門內以先徹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

之教言變於男子之禮蓋讀經不熟耳

問名義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左傳宋元母名棄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魯女也於昭公稱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誰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姓則人所能辨不必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姬文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鄭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主女者但貴主人之姓不敢定爲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收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詰責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爲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開元禮太子納妃問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士昏禮記本義也

嗣爲兄弟議

曾子問壻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注意女父母喪壻使人弔壻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俗六三曰聯兄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爲夫婦此康成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爲兄弟也云爾今質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壻之辭對壻則當以兄弟爲辭不得逆婦之故引宋魯間名以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間兄弟名亦據納采以後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女夫婦兄弟婚姻俱有

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葛屨新婦縫裳曰女手而谷風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為女新壻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賓故新昏夫婦之間稱為兄弟此名以義起即禮也即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爾雅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為兄弟下即云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者亦不質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絲以為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為婚兄弟所謂出以為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父兄弟集傳以為夫婦引爾雅婚姻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為兄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

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云親者襚庶兄弟襚親
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僖
二十年郜子公羊傳云失國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
徒本俗六號云爾雅父之黨爲宗族母之黨爲兄弟兄弟之名
施於外親爲正是爲舉一廢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
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亦推廣言之孟子云不挾
兄弟而友謂倚同父貴富而解者亦以爲親戚援繫夫單言兄
弟則同父言爲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
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兄弟之交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
兄弟名者非也僅知此義凡經質言兄弟者忽亦改之爲夫婦
爲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惑焉

女弔壻駁義

禮曾子問云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弔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註言女子有宮亦由命士以上女毋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父子並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倘未爲士亦從父宮蓋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僅使人弔必女身死始爲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弔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弔者弔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

請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葬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識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壻葬或纔弱女斬焉喪服他行帀月三月而後歸曾不如死之爲愈矣鄭君雖大儒其說不可用也或從而說之曰注言斬則非弔服經不言壻死言夫死則當斬而不除是强合記與注爲一且又不與其除使經誠如此非人情雖經亦不可用也

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

子思之母蓋衛庶氏女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辭亦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王安石得唐石經女字中誤作兩孔乃爲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母姓氏非也蓋安石以其兒婦龐氏於子雱在時改嫁欲自比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證

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爲爲之元人陳澔無所爲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娣姒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儀禮喪服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義本雅訓邾傳所云娣姒婦弟長也者謂娣弟也姒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爲娣假令弟妻年大稱姒兄妻年小亦稱娣也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爲姒叔向妻生子其嫂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爲大小衆說皆合又據禮云婦人坐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嫂婦與娣姒分別言之嫂婦其位也娣姒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作娣其義則同敖繼公集說據之以改鄭注娣長也者釋娣爲

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娣姒也者舍姒不說是敎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識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即大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傳相反云云殆皆由醉之言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加已也、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總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鄭言關父在沒、此君子當屬母、詩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爲嫡妻、因以嫡妻爲君子、故傳以君子子爲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蓋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爲貴人者、周人語也、左傳哀七年云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爲晉民、故出之、亦以君子爲貴人也、

古命於廟議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即宣王之宮武宮即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存亡不貳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莊宮已爲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溯所從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述世閥又命詞非命地也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書儀禮集說少牢二篇後

敖繼公寂寂焉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謬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敖云錫當作緆與褖通褖衣素紗是也其祭服褖衣而又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即髲鬄鄭注通矣少牢饋食主人受嘏黍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敖云內謂籩中按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是納於籩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牲尸不嘏主婦今少牢尸亦不嘏主婦而主人受嘏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絕倫常褻棄福胙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猶入也猶特牲也鄭注通矣有司徹衆賓長其脊體儀也敖云體儀謂或體或儀尊

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儀者其脊若脇之屬歟下經言長兄弟之胥折脇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按經云兄弟先生之胥折脇一膚一其衆儀也儀象也榦也膚不象骨又無榦以儀為膚其義為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鄭注迂矣敖何故必以不通之說改之非常情所能測度嘉慶戊寅冬初阜陽書

征商論

孟子言古之爲市有司者治之有賤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謂仁政不不征商商君則言重賦抑末墾令篇云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外內篇云末事不禁則伎巧之人利市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伎巧而事地利矣按商賈民之正業易稱先王通商賈書言虞夏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周酒誥言牽車服賈養父母可以樂飲建國若鄭不侵其業不得以爲賤又斥之爲末戰國士無恒產乃始發憤詈富人戰國策魯仲連云商賈之行不忍爲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謂橫議疾貧妒富亦其識之未宏也周時太宰九職商賈阜通貨賄閭師任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其征商也經入則九賦有關市山澤幣餘司門征其貨賄廛人斂

紋總質廛罰之市布其無賦肆立持則肆長斂其總布又泉府有市之征布其經出則大府職以待膳服喪紀賜予廛人布入膳府王凶荒札喪則司市云市無征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譬農凶歲不取盈也孟子乃謂仁政關譏而不征市又不廛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後人有經義不能續折衷王當分持孟子商君之說或曰非仁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政兩者不能並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應商賈獨以仁政不專君專以征科苛責農民上下相接以義商賈若是末則聖王循天理不得因末為利若云重征以抑末則何如禁絶之乃反誘而征之哉楚漢兵爭農廢財在商賈漢雜用王霸欲商賈輸財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桑宏羊竊商君之說始飾其辭曰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關市山澤幣餘之賦云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授田課植農桑而不征歟農豈亦末作罔利當征之使反本循天理乘餘歟然則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與征農其義一也

周鄉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其法異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二鄉遂都邑之畛遂溝洫澮川占地即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止

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已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一耦有畎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間謂洫同間謂澮達於川遂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卽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卽有溝以此推之洫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小司徒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井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算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矣

溝洫占地解

周畛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四尺也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塗容一軌八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畛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畛畛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畛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畛畛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蓋六尺步則畛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爲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畛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爲五分去一於地爲費其遂至澮則不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爲萬萬夫百萬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三十四洫五千八百三十二溝十萬四

井九百七十六遂以匠人田首遂井間溝成間洫同間澮言之方百里為九萬夫九百萬畝中有十八洫三百二十四溝五千八百三十二遂蓋貢法千步至溝萬步至洫十萬步至澮助法三百步至溝三千步至洫三萬步至澮此其必不能合者而陳祥道鄭樵會不省覽經文遂人匠人二法謂可圖而合非雅言也蓋計地有四法一匠人八尺步法一匠人六尺步法一遂人八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舉其一則三隅可推今以遂人六尺步計之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達於溝交錯互足長七千八尺遂相經九遂三十六尺此互取止取其半也故以十八尺八積實長七千二十六尺溝洫澮法同此積二十九萬四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也五千八百三十二溝達於洫交錯互足長七萬三百五尺溝相經九溝九十尺此取四十五尺八積實長七萬三百五十尺積四十一萬十八萬七千六百尺也三百二十

四洫達於澮、変錯互足長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洫相稽九洫百四十四尺、此取七十二尺入積實長七十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尺積三十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尺也、十八澮達於川、変錯互足長七百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澮相稽九澮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四十四尺入積實長七百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八尺積四萬五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尺也、遂溝洫澮總積百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一萬四百六十四尺為可食之田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萬畝中、貢地分萬分之三、以畝言之、則百萬萬畝可食之田積三十六萬萬萬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為可食之田者三十三萬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貢地四分之一、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助法則溝洫澮加密、貢地益多、鄭注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謂亦值溝洫者出泉

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謂值洫澮旁者出入於
爲內外相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國租賦也賈疏誤
解之馬驌繹史謂溝洫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爲不通且
爲圖以著其非此之爲圖與陳祥道鄭樵何異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皆不悉、至以爲南東其畝之東、案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洛濱以東河北燕趙及南方舊井地也、武帝以後即無之也、史記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言開阡陌者改井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也、而六國仍以步百爲畝也、故謂之東田也、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案井九百畝、屋三百畝、以千二百畝改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地、桓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則制田指武帝也、漸以知武帝徙隄壖田者、西田是秦減制、則漢

制是改東田又商鞅言開阡陌而武帝詔不言十二頃爲五頃而云二井一屋爲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讀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散義隱故解者不知也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推之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謂當者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畝積六十四萬東田步積四千九十六寸畝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寸鄭數合也以東田就王制推之則有古田東田秦田漢制田四者之異古周尺百二十五黍八尺步長千黍步冪百萬黍百步畝冪萬萬黍六國東田尺得周尺之八尺百黍即咫也步長八百黍步冪六十四萬黍百步畝冪六千四百萬黍秦用周尺六尺步步長七百五十黍步冪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三千五百

百萬黍漢制田依東田步羃六十四萬黍二百四十步畝羃萬五千四百六十萬黍此其密率也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蓋僅以東田與漢制田計之東田九百畝爲漢制田三百七十五畝若王制所謂古者田則九百畝當漢制田五百八十二畝三十五步有奇本當東田千四百六畝九步有奇也今戶部尺百四十入黍五尺步羃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黍二百四十步畝羃萬三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黍

鄭數學證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博士數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之數周甄鸞明數者乃其五經算術於畝數云當今一百五十一畝四十七步有餘分唐李淳風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五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視經中贏一里二百六十二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爲可怪唐人作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爲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

十五步二十寸陳澔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尤奇怪也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間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萬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爲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爲百畝者百九十九合之得千一百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發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爲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爲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爲極其望盡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同十爲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畸零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百四十八畝零封方九千四百八十

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冪、其實井田通終封斷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不用之、故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爲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爲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門左右義

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西爲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人言者士冠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爲門左也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介私覿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覲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徹云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爲左東爲右古人於門所以示

言東西言左右者門有四出難正言如車右然北行則右在東東行則右在南故可言車左右不可言車東西也門旣言左右則出者所謂左即入者所謂右東西正相反其聘禮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明堂位云諸子之闈門東諸男之闈門西止以南門言之若東向西向北向則自有左右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以逆流視之水東流詩人西向望之泉源南為左淇北則右也解者以南面定之言淇西南泉西北下流合處泉居東為左非實事也左傳哀公二年由趙至戚云右河而南時開州在河之東河北流則以東為右人逆流而南則以西為右門亦然南門以西為右人入南門則以東為右其義至明入南門以東為右則出南門以東為左義亦至明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誤兼出言右者略於辭也注不舉其失以特牲注

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蓋望文爲訓與他經皆遂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爲常其作禮書而不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向爲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退處路寢玉藻云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聽朔於南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閏從王從門王皇通古皇有閏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閏月無中氣假閏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爲六月節故朔闔明堂太廟之東扉而啟西扉明此朔爲閏也望則闔明堂太廟門啟右个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个門啟以節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者以通三時假閏二月則朔闔青陽太廟之北扉闔九月則闔總章右个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闔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旁三義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敖繼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旋以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右旋即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違文也敖毀注由不辨左右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爲東面左還則南面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敖說覲禮誤左爲右說士喪禮誤右爲左

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者皆就人與地各言之實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而西而北曰左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氐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銳師侵鄭之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北遂東北侵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瑣亦是涉洧水由北而西敖繼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

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泲漸於海爲齊趙則南向按圖以東爲左司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爲界則北向談論以東爲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桀左河泲右太華紂左孟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投則漢勝左投則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擔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擔負今七里閣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是專以南行爲名若北行則爲右擔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敖所云也今人說道曰左手彎右手彎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地形訓云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卽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言右手向內圜之爲右

繞左手向內圜之爲左繞大德宏英亦雷同耶惑而義淨自說以向右爲右繞向左爲左繞則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牽之以說三代舊書也

特牲禮盥槃巾門左右義

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爲左右者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爲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在西階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門之人言則謂之左注義甚正而疏云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匜巾等向門左就之則外內出入不辨者也曲禮由闑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爲正於他經不通而本經尚可解特牲疏則本經亦不可解此禮

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宋李如圭集釋言尸㘥在門右者據內

向也亦不悟注意

升魚右首義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膚右首進腴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尚右魚以右胖在上右胖在上而進腴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此文是也將進則以進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設尊者北面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為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為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即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繼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腴左胖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礙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一定者也獵之三殺

不敢面傷不敢旁射㧞毛惟自後逐射射者自右偏左當中前禽之右而達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右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糾正也

○玉府王齊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齊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峚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書洪範云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槃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又食桂今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即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血以玉投之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名爲玉醴仙藥篇引玉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爲水葱漿消之爲飴又餌以爲丸燒以爲粉當得璞玉不可用已成之器皮傷人也齊民要術

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魏書李子預傳云子預羨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稚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效此子預陋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犯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稚玉成屑二也古聖人非求仙效但禦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決韘極遂解

決遂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彄也拾鞲扞也此漢人緣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弦彄者所以闓弓弦縱之即發矢今右巨指所著搬指或用擇木棗木或用骨其中有沓以韋爲之詩謂之韘禮謂之極今謂之墊此決之事也鞲扞者所以遂弦其名曰拾著之則曰遂以方韋爲之有組繫於臂古逢掖方褎以鞲揩斂之便引弓今之小袖褎亦曰臂衣此遂之事也鄭既引之而決極自爲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聶崇義陳祥道至謂決爲象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窪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指外極爲連三管皮袋且以韜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

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掔自飯持之設鉤乃連掔注云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指本也決有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表設握者以其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卽儀禮圖禮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韝指不動再陳於生人之射亦韝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謂凡射之決必有沓鄉射大射諸耦不言沓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沓以朱韋爲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爲贊言之也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小射正取決贊設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經無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袒而公袒朱襦言袒則朱襦見小射正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韋極之凡三也士喪禮陳纊極二從決陳之用纊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讓以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采纊極之則指與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設決注增言以韋沓之而於纊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韜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韜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與決爲藉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掔者古文麗爲連連麗皆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飯持之者飯爲夏祝鬻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既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握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掔者捧尸手也鄭注謂決

在飯大指外是闇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又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經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或論爲推比之

鄉射堂義

周制堂北楣以北中爲室有戶牖東西爲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即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宋李如圭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爾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爲明間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爲榭即爾雅釋宮所謂無室曰榭是也但以藏禮器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間蓋周人之制如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宮牆堂下依序作屋以處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榭鄉射禮云布席南面東上注云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賓夾尊明賓席遵席皆直後楣下也注知爲州射者經於誘射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

出於其位南適堂西今文作適序西經再言升自西階鉤楹又言鹿中不言兕中明此經質言州學法今文師說如此故鄭目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即鄉射惟多少一室其賓席則俱在堂後梢下鄭並不言處賓於西北牆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州鉤楹內堂由楹外簷淺深別耳困學紀聞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爲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分以爲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跡也敖繼公集說則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聘禮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曾子問云孔子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古禮曰公館

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必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郤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鍔者云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擯人云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亦言向王古文無違記亦無款識可别要周禮五篇文義當同如鄭鍔言則擯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羊車說

車人爲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車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則犢車自前登如今之轎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爲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張車也魏志注引文士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牽車乘城晉書車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牽車漢時以人牽之梁高僧傳云天監八年敕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

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輓隋書禮儀志云隋馭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志云屬車三曰白鷺車七曰羊車白鷺非駕鷺羊車何必定駕羊志又云羊車小史五辮髻青耳屩紫碧腰襻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尤爲謬誤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爲別製晉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爲何等車胡貴嬪傳妄云宮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淑妃謂羊嗜鹽舐地不去邀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仞解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爲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爲無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葢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爲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為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弨取其議刊月令為月令解晉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日謂月令非周書是為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蔡文學漢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為申其義今推以為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晉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以周為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為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迴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

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爲星紀爲十二次之始此月令季冬星迴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爲天門爲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歷志董巴議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爲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歷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爲元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爲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題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歷序云孔子
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又云四分之一殷憲也是唐殷
同用四分大戴誥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
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
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
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虞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
寅歷於孔子時效顓頊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
子冬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
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
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
於季冬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卽周書月令解使與周
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

明堂月令論續漢志注誤刊命論云顓頊歷術集誤刊衛曰人元俱譌天元乙卯正月已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集譌太建今宮室制度營室五度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尚見之依此月令卽當分爲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王土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卽班志之古文月采班固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處着之又周家尚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尚將水德來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衍鄒公以後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意僭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

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爲令潁子嚴之徒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月節氣日在遡交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曆憲而星次終始不合周曆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云甲類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者以爲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爲紀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似邕親見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爲月令

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
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邑止據記作論求其作
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邑
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尙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焉鄭注書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之凡日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火(或作大誤)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或誤月終)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舉中以言焉又每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正義)衆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爲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適三

次鄭說爲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書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見書正義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見正義戴法典謂星中於衡陽見宋書律歷志衡陽見淮南子謂衡山之陽於漢爲巳位或作衡陽太衡巳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見困學紀聞以之說經謬矣鄭謂月令舉月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尚書總舉一月者尚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尚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尚書仲秋星虛而月令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尚書日短星昴而月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

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見書正義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令季冬亦並不昴中尋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宿夏則大火在三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爲一方盡見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爲七宿之中冬至日短昏早昏時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爲昴月令以實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歲差之義最富而獨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又爲爲已曉者而護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朔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漏洩緯或有皮傅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之可謂遁辭也已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云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衆謂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益以桑事其義較完惠氏士奇云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知財賄爲粟米實則府庫財不關農事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矣上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下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其文至爲顯白此所云生之食之爲之用之皆府庫財貨非倉廩米粟也食之謂消食如日有食之之食正義減省無用之費是也管子云語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是魯梁不賦

于民財用足也亦以金爲財用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爲米粟失古人本意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畜者孝也衎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衎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嬀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莊姜案坊記本義言不偝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適毋畜所以爲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偝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引毛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嬀以思先君勉莊姜非戴嬀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奏之按古事所傳多譌隋書經籍志爲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强求其書傳授不知周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間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間王所得古文禮同亦不言王所奏又書云古文尚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間王所得古文尚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間王何獨奏周官乎又樂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

記則周官孝文時已在秘府以校竇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間王奏之賈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間王自藏其書但與秘府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間王爲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間王合成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贛興與子仲師衆衛次仲賈景伯逵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子可謂達雅廣攬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讚而辨之經籍志云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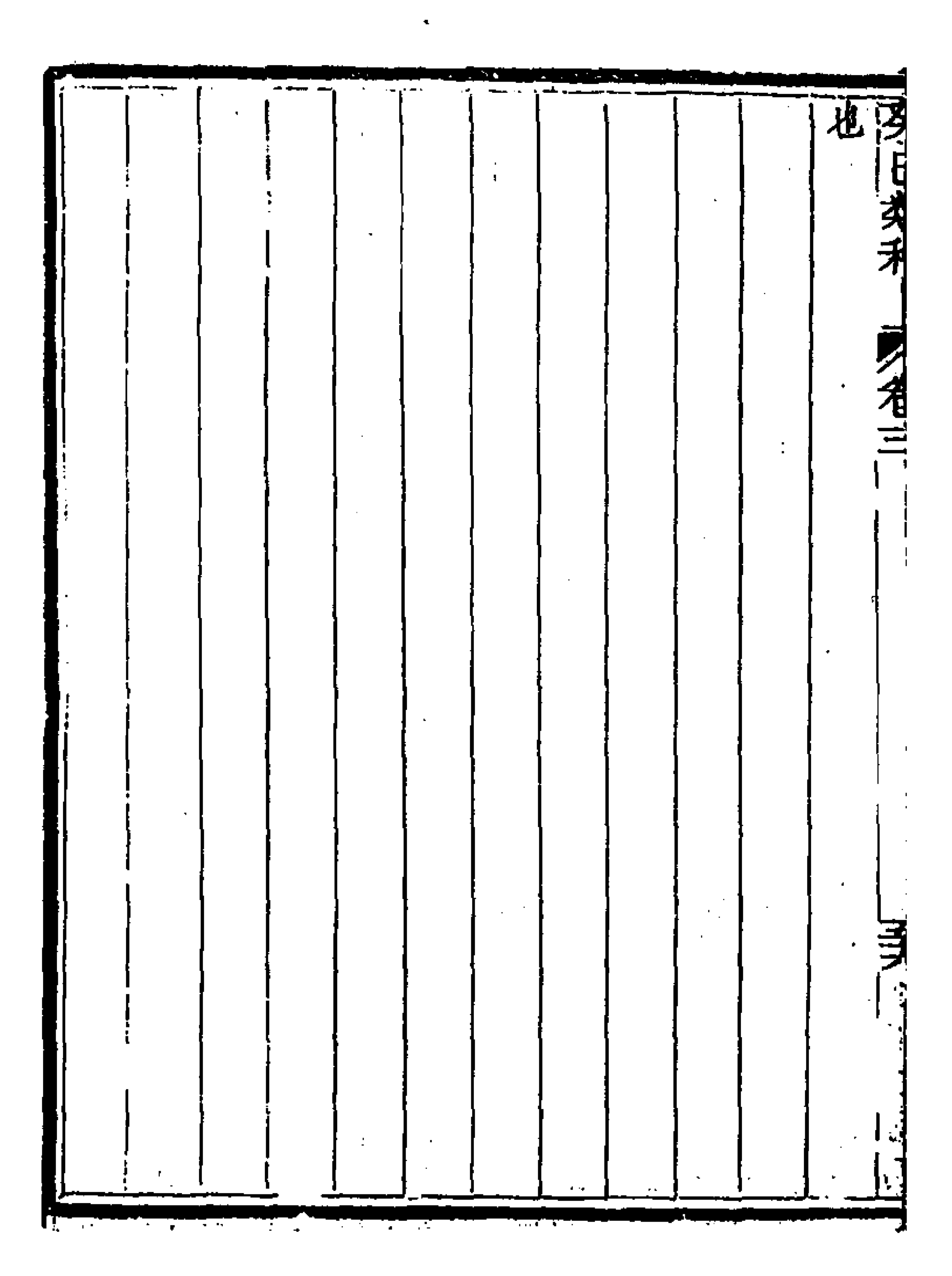
按賈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徽賈逵者一本也自鄭興鄭衆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徽從劉歆是秘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受於杜終不可信矣讀注卽得之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宮中有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訾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雜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曾鞏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為不達說苑所以取三歸義為臺者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曰不知禮論語於反坫云不知禮於三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里志說管仲取三歸卽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晉文公有亡

妃徵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鄭文公有夫人芈氏姜氏僖二十二年又娶于江又娶于蘇宣三年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管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一妻則一宮喪服小記云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又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一妻二媵也哀公十年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云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宅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

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
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
人雖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爲前後三
娶者以爲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爲諸侯三
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爲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
不攝爲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爲不知禮矣管子權脩云地闢
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
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若好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
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諫立扶臺而小臣篇言好
色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紂有鹿臺之臺
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
布於沛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



也

論語社主義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此非張侯論蓋古論作問社主集解引孔安國謂問社樹此師說失指案社自有樹周官大司徒職云邦國都鄙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封人職云設王社壝爲畿樹而封之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者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推其意以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則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閒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皆其證然社有樹此論語哀公不問樹也魯論語

本正作問主鄭通齊古學見集解序始以社主注魯論禮記正義引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爾社主釋文及初學記並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並以為廟主是古論問社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禹包周三說見禮正義見上班固引白虎通何休文二年公羊注杜預文二年左傳注皆以為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棲之於樹社以句龍配配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概之也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

樹矣淮南齊俗訓云社祀有虞氏用土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周人用栗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賈公彥謂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主有瑑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為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魏書禮志云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于社宮則其時社主用石正是漢世山陽俗法謬承用之唐書儒學傳張齊賢云太社石主周田主用所宜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均由不得鄭旨說文引古義大夫石主社秩上公不用石明矣又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社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為匱號之為主而謂

木主爲神牌民間自以樹爲田主王侯自以木爲社神主名異實同也白虎通及魏書劉芳傳並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凡作主之木夏陽城取松殷濮取柏周鎬京取栗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是知說論語者不得引大司徒而論語所云問主義正問社主義通問社樹定非也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識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見昭五年左傳）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見昭二十六年左傳）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求日益齋刻

○徹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俱有注何晏刪削採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悼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葢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日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葢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削魏晉以後不講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爲君民一體無刺無擧之言一若哀公迫於谷蔀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鄭聲解

黟縣俞正燮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釋名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

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淸五降後之淫聲狄成滌濫而民淫亂正奠下之謂鄭從奠聲奠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申之則謂鄭重爲頻煩之意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爲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謂此言當有之朱注云亦實有如百姓所譏者謂此言亦不謬今案然誠有百姓者乃不相解說之辭如云然竟有此等說者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晏子春秋諫上云麥邱封人祝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誠有鄙言竟有如此鄙倍者亦異之也呂氏春秋必已云子貢請馬野人不與鄙人往說之野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野人心以後說爲辯可爲法乃獨有如嚮者子貢之不辯亦深異之誠有鄙獨如嚮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

異之案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爲一句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爲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爲異之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爲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是也賤儒不知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